



冬去春来

华 嘉

冬 去 春 来

华 嘉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冬去春来

华 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1插页 103,000字

1954年12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2次印刷

书号 10111·1110 定价 0.35元

目 录

一	心事重重	1
二	上当	5
三	三个女人过春节	9
四	决心	15
五	坝地归来	22
六	婆仔病了	28
七	一个包袱两张田契	33
八	解不开的结	41
九	天堂山上	46
十	竹秀园	51
十一	两套锣鼓一齐打	61
十二	吵闹	68
十三	丈夫回来了	73
十四	晚上	80
十五	大祠堂	88
十六	苦衷	95
十七	要紧的事情	103
十八	守岁	113
十九	同庆新春	118
二十	世上无难事	125
二十一	大红花	134
	重版后记	139

一 心事重重

招弟自从乡里来了工作队，闹反霸斗争，大家都说她变了。这个苦大仇深的童养媳，过去是有名的“苦瓜脸”，是个眼泪往肚里流的女人。现在，当真大不相同了。她那副瘦长的脸儿，好象拨开云雾见青天，开朗红润，而且她话也多啦，真象一只春天的小鸟，到处逗人欢喜。后来她还当选了乡农协的小组长，小组里大家说：有了招弟，组里就有了“头人”啦！这也是实在话，滨西乡里要数妇女干部，谁也心中有底，除了那个胆大泼辣的妇女委员黄金凤，招弟可算得上第二把交椅的人了。

可是，一家不知一家的事，别看招弟在大家面前过得挺快活，在家里她可不是这样快活的。

这一天是冬节。快要过年了，家里烧的柴草，明年开耕用来换石灰的本钱，算来算去都不够，草屋里不象往年那样堆得满满哪！这可没办法。乡里正在斗争大恶霸“三寸钉”谢善卿，这几天又斗出个僵局，大家心烦得要命。开会时间一多，顾生产的时间就少了。招弟家里有个又年老又噜苏的家婆，开口闭口的埋怨这个小媳妇，说她只管抛头露脸闹斗争，不顾家里的锅底快要朝天，说她招弟“穷风流饿快活”，准备明年三荒四月去掘“黄狗头”，带一对“黄肿脚”入棺材了。婆仔的话也有些道理，招弟

心里实在难过。因此，她隔天夜里就浸好麻绳，磨好镰刀，这天醒来，天未亮就赶过河东，上山割草去了。

到晌午时候，她心里牵挂着农协的事情，匆匆忙忙的挑起草担赶回村来，在南门楼口，恰巧迎面碰到妇女委员黄金凤。

“金凤。”招弟大声叫道。

“啊！你原来上山割草去了！你这小媳妇呀！我可找你找了老半天哪！”

“什么事？”

金凤着急地赶过来，招弟只好把草担放下，两人就在榕树脚下谈起来。

“招弟呀！上晏我们农协开了个会，秀妹同志说得对，斗出僵局是群众思想有顾虑，不是敌人顽强。她是个过来人，本来是琶江的翻身农民嘛，有经验，说话有根，你看，我们这些人呀！……”

金凤说话，象滨江河水，哗啦哗啦的流个不停。招弟忍不住打断她道：

“说了半天，有头没尾，究竟找我有什事呀？”

“我还没说完，你就急成这个样！好，对你说了也好，反正这个担子你一定要挑起来的。”

“什么时候叫我做事我不肯做，你这个人！”

“那你听着。土根叔的主意，我们做干部的，一个人负责打通一个老人家的思想。”

“这有什么困难？”

“哼，你倒说得容易。好，说得到要做得到呀！你负责打通你家里那个家婆的思想，要她自己心甘情愿的，把上了地主恶霸的当，自己带头讲出来！”

“啊，这个……”

招弟打了一个冷颤。这对她来说，确是一个难题。这几个月来，无论什么工作，水里火里她都高高兴兴的去做，而且都做得很好。可是，就是这一件，要她发动家里的婆仔，好比要她上天去摘星星，她可真是连路也摸不到呢！她是个苦命的童养媳，婆仔是她的家婆，丈夫给国民党反动派拉壮丁拉去了，家里两个女人，几年来从没讲过一句好听的话。招弟在自己家婆面前，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家里整天就是受婆仔的冤气，那老人家不是开口骂，就是鼓起腮帮，没有好看的脸色。招弟早就觉到当媳妇的艰难，回到家里只有皱起眉头，小心翼翼。现在，金凤竟然这样说，农协主席土根叔要她招弟去发动婆仔报上当，岂不是等于要她招弟去做一件做不到的事吗？

金凤看见招弟不说话，只顾低下头来眉心打结，她也知道招弟的心事，笑着安慰道：

“不要这个那个了。这事情使你为难，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到处找你。不要苦恼。这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我已打定主意了。今天是冬节，我去你家过节，蒸一盆夹心糍，大家来谈一谈，婆仔也不算老顽固，说不定这事情也并不怎么难的。”

“金凤，你这话可是当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说了算数。走吧！”

招弟重新振奋起精神，拉着金凤的手。金凤忽然想起一件事，摔开她的手，俏皮地望着她，笑了一笑，忍不住打趣道：

“看你，真象个孩子，一会儿笑，一会儿恼。你要高兴，就让你高兴个够吧！告诉你个好消息，你那金生哥有下落了。”

“你这顽皮鬼，我……”

“不要害羞！你那金生在外边没有死，还当了解放军，说不定快要回来呢！这是件大喜事啊！笑吧！为什么不笑呢！”

说到这里，金凤故意顿了一顿，用食指划着面颊，羞得个招弟想笑笑不出，想不笑可又忍不住，扭转身就想逃跑。这时金凤才认真地对招弟说道：

“招弟呀，来，我们讲正经话。今晚把金生这消息告诉婆仔，打动她的心，我想她的思想也容易通了。”

“啊！”

招弟这时候的感情十分复杂，几件事情在同一个时候知道，可不知是酸还是甜，脑子里嗡嗡响，心里却麻麻乱，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二 上 当

金凤帮忙招弟把草担安放到草屋里去，拍去身上的草屑，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出来，一路上谈的都是过冬节的事情。滨江女人有个习惯，每逢过年过节，心里总想割半斤肉，磨二斤米粉，蒸一盆香喷喷热辣辣的夹心糍，还擂上一盆“擂茶”，一家大小团聚一起，呷着擂茶，吃着夹心糍，这真是快活的事情。可是，就是这个最低享受，她们也已经长久以来盼不到了。自从山里来了日本鬼，以后又回来了国民党，那些地主恶霸有了靠山，好比老虎长了翼，滨江的农民便只好年年过着饥荒年，别说割肉蒸糍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可吃不上一天两天的干饭呢！因此，滨江女人到了年节，就不免想念着那一盆香喷喷热辣辣的夹心糍。解放以后，可好了。地里种的收的，再不用送给那些坐在那里吃着农民脂膏的地主恶霸，都是自己的了。今年自从闹斗争以来，才不过几个月，还分了一次“果实”，冬节一来，哪一家不记挂着磨粉蒸糍呢！已经张开来的滨江农民的眼睛，未来的好日子真是可以看得见啦！……

她们说着走着，不知不觉拐过一个弯，一眼望见自己的家门，招弟突然沉下脸来，拉了金凤一把。

家门轻轻的拉开，屋里突然走出一个男人：三角脸，尖下

巴，老鼠眼，身上穿得破烂，样子猥琐，乞人憎厌。那家伙神魂不定的东张西望，好象怕给人碰见，急急步的想溜走。

招弟愤怒地抢前一步，拦着这鬼鬼祟祟的家伙，大声喝道：

“佳章，你来干什么？”

“我，我……”

“你说呀！”

“我不过，想来，看看你们，总算是亲房，今天，过冬节嘛！……”

那佳章在狡猾地说着，把小脑袋挂在胸前，缩起双手，装出个不敢乱说乱动的样子。

“鬼同你是亲房！”

招弟禁不住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咬紧嘴唇，伸出右手，“啪”的一声，狠狠地给那家伙一个巴掌。佳章给打得脸上火辣，眼里射出两道凶光，可是，立刻又收敛起来，双手捧着那三角脸，一溜烟的走了。

这突然发生的事情，使得招弟心头怦怦的跳，十分激动，气呼呼的一时平静不下来。金凤在旁边冷静地看着，想着这个“三寸钉”谢善卿的狗腿最近在村里的种种活动，低声向招弟追问道：

“佳章常到你家来吗？——这过街老鼠！”

招弟苦恼地摇着头。

金凤心中有数，轻轻地拍着招弟肩膀道：“进去吧！这事以后再谈。”

她们一先一后的踏进门槛。

婆仔刚从房里出来，迎面碰着进来的媳妇，还有那个妇女委员黄金凤，有点错愕，吃了一惊。她眯细那双本来很小的眼睛，在打量着她们两个，心里惶惑，好象害怕给她们识穿了什么

秘密似的，显得十分不安。

招弟闷声不响。金凤却装得好像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还是象平常那么快活地招呼道：

“婆仔，今天过冬节，我来你家挂单啦！我带来了半斤肉、两斤米粉，蒸一盆夹心糍，孝敬孝敬你老人家！”

“哦！”

婆仔要理不理的，努一下嘴，转身到灶间去了。这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婆，心绪很乱，刚才佳章给她讲的话，使她十分不安。她真担心给金凤知道了，这妇女委员是有名的“街坊锣”，要是到处敲敲打打，那时候，她婆仔可真是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

金凤随后走进灶间来。婆仔的心，跳得厉害，她心慌意乱，几乎把手里拿着的碗也丢了。可是，金凤没有说话，拿了带钩的担挑，挑起水桶，出门挑水去了。婆仔才算安下心来，坐在灶前松一口气。

招弟拿磨好的米浆进来，手里做着功夫，眼里偷偷的看婆仔。婆仔捡起一把干透了的黄茅草，正想起火，可却伸手在灶头乱摸，老摸不到火柴。招弟过去找出火柴，划着火，点起茅草，把灶烧起来。

好一会儿，招弟到底忍不住心里的狐疑，故意压低声音，心平气和的问婆仔道：

“佳章上门来干什么？”

“多管闲事！做你的功夫啦！”

招弟的话正碰着婆仔的痛处，婆仔摆出个家婆嘴脸，开口就抢白了招弟一顿。招弟可还是忍气吞声的解释道：

“好婆仔，这可不是闲事啊！这几晚你没去听会，可不知道地主恶霸的阴谋诡计。佳章那过街老鼠，谁不知道是三寸钉

的……”

“人家犯着你呀，哼！”

“他这种人，正是害人精！他上我们家来，还有什么好事？好婆仔，你可不要耳朵软，听信他的鬼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唉，你老……”

“老什么？咦！我还没有死。家里的事还没轮到你管！不要你多嘴！”

“我也是为你好呀！”

“好，好？为我好？你少讲两句，我就长命百岁了！”

婆仔气得浑身发抖，背转身去，想寻些什么来发泄发泄一肚子的冤气。

招弟知道再谈下去也无用，她有点悔恨自己的鲁莽，真不该在这时候问婆仔。她想起农协交给自己做的事，要她打通婆仔的思想，心里又有点焦急。过去别人要是说她家也上地主的当，她是抵死也不会承认的，而现在，她自己亲眼看见佳章这坏家伙从家门出去，婆仔提起这事情又这样暴躁，一定是上当了。真想不到自己的婆仔，这苦命的好心人，如今也变成闹斗争的拦路石啦！招弟有点恨自己无能，没有力量把婆仔这块石头，变成有用的石头，好象工作队上的麦秀妹同志说过的，工作做得好，拦路石也有一天会变成敲破地主脑袋的石头呢！她越想心里越烦躁，痛苦地咬着自己的下唇，几乎连血也要咬出来了。

这时金凤挑了一担水回来，倒在水缸里，冷眼看见她们婆媳那副神情，心里知道一定是招弟心急追问刚才佳章的事，吵了一架。她故意不去理会她们，却高高举起刚从家里带来的半斤猪肉，快活地说道：

“来，我给你们蒸夹心糍，大家来过个快活的冬节！”

三 三个女人过冬节

招弟和金凤两个年轻的滨江女人，动起手来了。她们都有一双巧手，才一会工夫，这个滤清了米浆，那个剁好了肉末，这个烧旺了灶火，那个弄好了蒸糍的家伙，什么都弄妥贴了，把镬盖盖上，金凤还腾出手来帮婆仔的忙。婆仔心里还是十五十六的左思右想，手脚自然不够灵活，金凤接过搥棍，在沙盆里搥山茶，边搥边说道：

“家里茶叶快完了吧？过了年我约你们一道去，到金鸡岭采春茶，那边茶芽嫩，味道比牛背脊的好呢！”

“嗯。”婆仔漫不经心地应着。

金凤在沙盆里冲上滚热的开水，加上一星花生油，再放一小把食盐，搅拌均匀了，一股茶香直冲上来，她忍不住用中指沾一点来尝尝味。这种和味的“搥茶”，是滨江女人最喜欢的饮料。金凤喷着嘴唇称赞道：

“好搥茶！真是出门千里，也想着这滨江搥茶哪！”

婆仔失神地看了金凤一眼，随后她又忍不住溜眼去看招弟，那小媳妇在灶口前一心一意的烧火，不知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婆仔心里很矛盾，有时觉得很可怜自己那苦命的媳妇，有时又觉得她口直心快乞人嫌。婆媳俩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一对受苦人，可

是当婆仔发觉媳妇越来越不听她的话，说话越来越不投机，这老人的心，有点怨恨，也有点害怕。她怕自己老了，无儿无女，只是这一个媳妇，如果媳妇也不理会自己，将来的日子可就越来越孤苦伶仃了。

招弟心急的揭开镬盖，云雾一样的水蒸气升起，带来一阵一阵香喷喷的糕糍的味道。金凤打开壁上的碗柜，张罗着碗筷，在灶头上摆开来。招弟把第一盆夹心糍端出来。婆仔口里喃着“谢天谢地”，亲手拿起剪子，在热辣辣的糕糍上划几下，然后一块一块的剪下来。婆仔习惯地嘟哝着一些吉利话道：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来！吃吧！”

一般农村习惯，叫做“冬大过年”，冬节也是个隆重的佳节，团圆的佳节。往常的日子，不管男人在外边哪里打工做事，只要有机会总要回家里来过冬的。不过，这些好日子，早就在乡下人的心里忘记了，已经很久很久盼望不到这样的一家团聚了哪！

现在，她们三个滨江女人，围坐在灶边，拿起碗来呷一口擂茶，夹一块香喷喷热辣辣的夹心糍，口里不说话，心里是酸甜苦辣都一齐涌了上来。婆仔老眼昏花的看着身边的人，想起自己的身世，一世人做牛做马，熬尽了不知多少的苦日子，到今天想不到还可以过一个蒸糍贺节的冬。可是当她想到自己的儿子，自从那年给五花大绑的捉去做“壮丁”，至今音信全无，不知生死，肚里一股苦水涌上来，鼻子一酸，眼里充满泪水，把筷子也停下来了。招弟在旁看着，那老人家的干枯的脸，失神的眼，她也有说不出的怜惜，连带想起自己的丈夫，她心里也实在有点难受。同一条苦根，把她们婆媳俩心连心的连起来，刚才的吵闹的不愉快，都已在她们的心头同时抹去。现在是两人各以不

同的身分，不同的心情，在想念着同一个人。

她们婆媳俩的沉默，也勾引起金凤无限的心事。金凤也有她自己的伤心事。她今年才不过二十八岁，而她已做了四年寡妇了。现在，在这样一个翻身佳节，她孤零零一个人，到别人家来作客，又教她如何不想起自己的男人呢！她那双充满怒火的眼，隐约看到当年三寸钉谢善卿的狡猾的脸相和狞笑。就是这老豺狼，在四年前一个冬天，叫那过街老鼠谢佳章，带了几个爪牙打手，上门来讨债。她的丈夫受不住种种侮辱，只不过气愤愤地站起来讲了一句话，以后就给那三寸钉使人骗出去，活活的打死了。那一天夜里，当她看到自己男人那瞪着一双怒眼的尸首，她当时是怎样的忍住自己的眼泪啊！——一股怒火哽塞着她的喉咙，真恨不得把自己的仇恨一齐倾吐出来。她转过头去，刚刚碰到招弟也向她望来。招弟那一双愤怒的眼，使金凤明白，仇恨也在这童养媳心里燃烧。她仿佛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在支持着自己，一时她冷静了下来，想到眼前的情况，想到自己的责任，她温和地轻声说道：

“今年的冬节，多好啊！有肴有肉，有擂茶，有糕糍。好婆仔，好日子开了个头，以后有得你享福呢！我真为你们高兴，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吧！……”

“呀！”

婆仔张开那双空空洞洞的眼睛。充满了希望似的，注视着金凤。

金凤强忍着痛苦，接着说下去道：

“我恭喜你们就快一家团圆。金生哥有消息了。”

“呀，他在哪里？”婆仔的暗淡无光的脸，显出稀有的欢乐的光辉。

“说来话长，让我慢慢的说吧！”

“你快点说呀！”婆仔赶快给金凤倒满了碗里的擂茶。

“我说，这事情招弟还不知道。”金凤瞟了招弟一眼。招弟本来一直都在出神地看着金凤的，她比婆仔还急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现在给金凤看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手里着急地绞着自己的衫角。

“昨天我跟着土根叔他们去搜查三寸钉那墟里的杂货铺，黄区委也去了。在那死恶霸的账房后面，无意中发现了三道三层的夹墙。打开一看，呃，真恨不得杀了那害人害物的死恶霸。你们说那里藏了什么东西？说来真怕人！那里藏了一支快掣驳壳枪，还有二十四发原装子弹。还藏了十多本账簿，这都不说，我们还翻出了一大叠信件呢，原来都是我们各乡兄弟的家信。其中有一封，黄区委说是金生解放后寄回来的。”

“那信里说什么？”招弟忍不住，着急地插一句来问。

婆仔更着急的抢着说：“不要打岔。金凤，你快说呀！”

“我们都认不得那许多字，还是黄区委读出来我们才知道的。”金凤呷一口擂茶，润润喉咙说下去：“金生在信里说，很早就想写信回来，因为家乡还未解放，怕你们收不到。唉！他可没想到，解放了你们还是收不到他的信呢！他说他在淮海战役那场仗，跟了班长一起投了解放军。他说解放军对他真好，在那里同在家里一模一样，过得快活，叫你们不要挂念。现在，他们还在那里打国民党，他说一定能把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打垮。对这些万恶的毒蛇，可不能有半点慈心。这些无恶不作的坏家伙，过去害得我们耕田做工的好悲惨，现在是我们这些受苦人翻身的时候了。……呃，好婆仔，金生哥写信的时候，全中国还未解放呢！对了。他还说，家里刚解放，要你们留心那些地主恶霸的阴谋诡

计，特别不要放过那个三寸钉。他还要你们把三寸钉害人的事情，讲给人民政府听呢！好婆仔，金生哥真说得对呀！”

“唔。”婆仔低下头来，在想心事。

金凤接着说下去道：

“金生哥真关心你们呢！他还说，家里刚解放，怕你们的生活还很苦，所以把他积蓄下来的生活费，都给你们寄回来，帮补帮补家用。”

“寄回来多少钱呀？”婆仔好象真的收到多年出外的儿子的家信，也收到他寄回来的钱一样，欢喜得忘形地张开嘴巴，露出一丝慈母的笑意。

“一共是二十八万元！*可是，婆仔，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全部都给三寸钉吞没了呢！”

“什么？都给谢善卿吞了？”婆仔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地问着。

“这死三寸钉！我们去斗他，要他赔！”招弟咬牙切齿地说。

婆仔也气得手发抖，指着门外道：

“谢善卿呀，你这没良心的，欺负我这老寡妇！金生寄回来的钱，也是身水身汗的血汗钱呀！”

“他呀，这死恶霸，原本就是靠偷靠抢，靠我们的血汗钱养得肥肥白白的。好婆仔，你这趟可明白了。不闹斗争翻不了身，等到开斗争大会的时候，我们出去指证他，要他这死恶霸赔还金生的钱出来！”招弟一时新仇旧恨都涌上心头，一口气的把心里的话都象流水一样说出来了。

那晓得婆仔突然面色发青，猛的一转身进房里去。跟着，在她那房里，传出一阵翻箱倒篋的声音，翻腾了半日，后来又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招弟诧异地想跟进房去，金凤一把拉着她，悄悄